

#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 目 录

目录	.....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	52
<b>第五章</b>	<b>一代枭雄</b>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	65
<b>第六章</b>	<b>国色天香</b>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	84
<b>第七章</b>	<b>恸哭家变</b>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	100
<b>第八章</b>	<b>手足情谊</b>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	121
<b>第九章</b>	<b>旧事拾遗</b>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	133
后记		.....	137

## 第七章 恸哭家变

###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一九八四年

久美子这天因为下午有酬酢，例外地穿上和服返回娘家。这是晴朗无云而且风和日丽、五月初的好天气。马上就是鲤帜的节日要来到，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着庆祝。日本的习俗，有男孩子的家才会在屋檐上挂出彩色缤纷、斑斓耀目的鲤帜，迎风招展着，看起来飒飒有生气。中田家没有男孩子。可是在良子和幸雄的心目中，早就把广浩认定成是继承他们中田家族产业的男子血脉。虽然严格来说，他们实在不应该挂出鲤帜的。这几年反正都这样做了，而且志轩似乎也不知道。尽管他要是真个知道的话，恐怕幸雄和良子他们也不会回避或犹疑的。

久美子刚踏上玄关，就听到母亲良子在屋后温暖的呼唤：「是久美子吗？来得正好！」久美子愉快地答应着：「哎！刚到的。」这几年来，母女俩的关系竟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变得融洽了。她们之间的话题变得多样化更兼多姿多采，好象几天几夜都可以说不完。回想久美子婚前的几年，当她还是少女怀春的时候，那种反叛和忤逆，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和今天的她简直有如天壤之别。日本的妇女都这样。尽管在青春期的年纪，行为荒谬到可以放纵骄横，毫不讲理，但从学校毕业以至到社会做事之后，可以瞬间变得温驯，完全判若两人。待结婚后，更加像脱胎换骨，好比这才真正成为大人。传统的那种温良淑德、事事以父母、丈夫、子女、家庭为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好象从祖上历代的女子：包括母亲、祖母、以至更远的母系——从她们的怀抱中突然苏醒过来，并依附到现在成为大人的年轻女人的身上，让她们继承这种三从四德的传统，并传递下去。这就是文化的不可思议和深不可测。又或许对良子和久美子来说，她们比较日本一般的母女更显得融洽，是因为夹在她们的中间，有程志轩这样一个中国籍的女婿和丈夫。这是否说得上是「同讎敌忾」、「党同伐异」，真难以有条理地阐明。反正女人们到了某一个年龄层，都会有共同的话题和共同的怨愤、期盼及遗憾——因为她们都是同行。

因此，良子熬过了和久美子彼此悖谥相违的十年后，现在女儿虽三十岁还不到，母女双方竟好象变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反而志轩因此成为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言语上他们没有隔膜，但在生活习惯上，志轩真的不能投入。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原本约好了和久美子一同回娘家，他一想到反正不外是呆着被晾在一旁，听她们絮絮不休地谈论衣裳、购物、饮食、插花以至书法什么的，这些和志轩的喜好相比，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结果他最后还是推辞了没来。如此三

番四次的，渐渐双方都养成某种默契，就是女婿和岳母是不用见面的了。间接地也就把广浩往幸雄这边推。这种孤立，经过两、三年间的推移发展，志轩逐渐对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有怀疑和感到失望；加上自己沉默内敛，不欲与人分享内心世界的性格，这种情况变得僵硬尴尬，而他和幸雄一家人彼此之间的心病也就越发加重。

与此同时，久美子和真由纪却逐步发展成「登堂入室」的手帕交。这天午后，她们如常到东京会馆，出席千代田区役所举办的周年插花比赛颁奖典礼。中田家的气派尽显，不在豪华的专车，接送她俩赴会的派头与及她们两人绝衬的、华美娇艳的和服，也不在幸雄同属地产界的好友们的那些女眷送赠的花牌和贺礼，堆得满山满谷、琳琅满目。一众豪门仕女，在真由纪率领下，星光熠熠地纷纷出席、为了捧久美子的场，这才显得盛大豪华有面子。这天她将获颁一项最具创意的大赏。几朵雏菊，在这个快要进入初夏的季节，来得稀罕而且难能可贵。它们在毋忘我和芷兰草的配衬下，婷婷地矗立在短矮的一截松干之上，有一种凄美和刚毅的绝配。久美子这参展品的主题构思原本来自真由纪。但真由纪懂得进退的分寸尺度，当然不会掠他人之美。这就成全了久美子。再加上评审委员会成员们的锦上添花，那就不言而喻、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让久美子获奖。久美子若在十年前，当然不会体会到权势和财富所能带给自己的物质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虚荣。可现在她享受着这前呼后拥、一唱百诺的每一秒，感到生活就是这样充实，来得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她对父亲幸雄的观感亦大为改观。父女之间虽不经常沟通，但偶尔幸雄参加公开的商业酬酢活动须良子或久美子陪同出席时，她们母女俩现在是一条心的顺从，并甘之如饴。

那天鲤帜当日，久美子为广浩在娘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茶会，邀请三数个家庭出席。广浩的几个好朋友都来了。这是男孩子的节日，因此邀请的都是和广浩差不多年纪的同级男生。七、八岁的男孩，都一般地天真烂漫和顽皮好动。这种节日，在日本已逐渐演变成母亲主宰着一切。经济起飞的代价，就是男人都为了挣钱、抢市场而忙得团团转。他们特有的交往方式，又特别要求他们不分昼夜似地聚拢在一起。上班的时间是超乎寻常的长。随着都市的膨胀，家住的地区离都市的商业中心益发遥远。往往每天往返得花上近三个小时。放工后他们还得与上司下属以至生意伙伴到酒场遣兴以维系关系。渐渐地在家中母权取得绝对的上风，而丈夫的责任似乎就是每月乖乖地上缴挣回来的薪水，然后向妻子要回一部份生活费及交际费。迄今为止，出于随俗，志轩在这方面与一般的日本男子完全无异。

尽管如此，庆祝鲤帜日却不得不有父亲或男性长辈在。他们一般会藉此机会向男孩解说一些日本历史上的轶事或传说，或者古来的英雄人物、以至日本皇室的递嬗史。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机会，与人形节(为女孩子而设)及成人节(男女长到二十岁就算是成人)鼎足而三，是日本家庭伦理的柱石。其它如夏祭时归乡拜祀，以至新年时故里省亲，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可是，志轩对此不感兴趣。他卸不下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难于转而拥抱日本文化。他不愿意为儿子讲解天照大神、桃太郎等古事记里面的传奇人物，更遑论织田信长、德川家康等幕府时期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对于日本皇室，他更说不出自己是怎样的一种复杂的感情。在研究论文里，以至在讲堂上，他可以

烂熟如流地就有关比较文化及比较文学娓娓道来。对象是大学生，而且座中有小部份还是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他因此没有感情上的障碍，不排斥日本的东西。在家里，他却在劫难逃似地觉得别扭。及至他四十岁出头以后，这种所谓「身份认同的危机」已不再是他嘴里可以潇洒地客观分析、高谈阔论的话题，而简直是活生生的一堵无形的、压迫得他透不过气来的高墙，难以逾越。

他是知道应该到幸雄家出席这个男孩子们的约会的。他更知道，他的儿子应该是很期盼他的到来的。事实上光讲礼貌，也要尽点主人家的责任，向受邀出席的孩子们的双亲寒暄问好，那怕是虚应着走过场。这样犹豫不决真不像他平日的自己。他有点憎恨自己这种胆怯。这样蹉跎着时间，到他终于来到幸雄家时，茶会幸好还未散，但男孩子们早已围坐在幸雄面前，听说书似的好不高兴。幸雄是天生的辞令极佳、说故事极为动听的老人家。广浩眯着眼睛开心地笑着。他觉得有公公在场，这样子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说故事，令自己很有面子。小小年纪虽还不懂社会上的现实势利，但蒙眬之中他觉得公公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而对他崇拜得不得了。所以当志轩到场时，他只淡淡地喊声「父亲」，显得疏离。幸雄像不少日本人一样，最精于无视对手的存在，并以此为武器，让对方辨识亲疏好恶。志轩受不了这种冷待，但却不能发作。这样一种折磨，真只有当事人才痛苦地感受和体会得到。志轩只能搭讪着和一些受邀的父亲们礼节性地交谈。但这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酸酸的忸怩，像无形的出鞘的武士刀，尽围绕着自己身在身前晃来晃去，好不难受。也真难为他，苦撑着熬过半个下午，简直如坐针毡。

六月初，久美子和真由纪到轻井泽及日光，享受初夏的温泉。日本女子对袒赤裸裸从小就习惯。明治维新前还有男女共浴，如今在北陆地区的乡间还残留着这种风俗。男子们腿间的累垂和女子们胸前的丰饶，都一任异性饱览无遗。同性之间的赤身露体，甚至互相为对方刷背淋浴，更是家常便饭。因此，日本人大抵都有双性恋的潜在倾向，对性行为有宽容的态度。其中尤以女性之间的互相爱抚和怜惜，被视为惯常。久美子不抗拒真由纪在共洗温泉时有意无意的挑逗。她又有点洁癖的倾向，十分介意要洗濯得干干净净。从小她就习惯了母亲的照顾。婚后这角色竟在不知不觉间让手帕交真由纪取代了。她怡然地接受真由纪，享受着近年来从志轩身上逐渐失去的感觉。日本的女人对青春的倏忽消逝往往感到恐惧不安，和日本的男人对生命的无常变幻感到忧虑无助一样；反映出日本深层的民族意识，就是担心明天不知将会如何。不论是地震、海啸，还是火山爆发、以至列岛沉没，总之就像樱花一样，随时随地可以凄美而无常地结束短暂的一生。

因此，当真由纪从后面拥抱着久美子，双双浸浴在温泉里，耳鬓厮磨的时候，久美子的背部可以感受到真由纪丰硕的双峰；而当真由纪双手环抱抚摩着久美子的肩头和半浮在水面的胸脯时，她们都极珍惜她们之间短短不外十数年的女体的青春岁月。女人到四十岁以后已不足称。她们都有一种享受今生现世的迫忙感，紧密地安排着出席插花展、音乐会、时装展、古籍、书法、陶艺、舞蹈以至各式各样有闲阶级妇女们的上流社会活动。日本两性各自的社会活动有时候真是割裂得可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男女容易碰到妻子或丈夫以外的异性，从而尝到新鲜。因此，婚姻以外的男女关系就有其必然性。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生命是这样仓卒，而夫妇之间又这样见面时间少，多少婚姻变得平淡如水，甚至变成有名无实的所谓「无性婚姻」，真是日本一整代人在经济起飞时的社会悲剧。如果志轩能够多从这种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和原谅自己，或许他能多

有领悟也未可知。



##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枉惜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长。适看鸿雁夕阳回，又观玄禽过社来。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一九八六年

志轩近来老是心绪不宁，与久美子的关系日渐恶化。照说，日本人是尚礼的民族。他们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人际关系，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以避免直接的冲突或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迎接客人必须换上新衣，并在见面时要有一定的礼节。主人要打扮整齐，并安排好适当的场面，才隆重地与客人见面。妻子对丈夫也应当如此。日本的妻子称呼丈夫为「主人」。所以每天清晨，妻子要早起为丈夫准备早膳，晚上要打扮光洁，在玄关前跪迎丈夫下班归家。在农村的旧风尚，有男青年在夜阑人静、姑娘已经就寝时潜入她卧室求爱的习俗。日间双方可能早已眉目传情相悦相投，女子晚间虚掩绣户静候来访。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惯常要用汗巾蒙面，虽属象征式的礼仪，但有多重含义。一是避免万一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仍可相处、无需感到羞耻。二是留有日后继续追求的余地。三是让女方无需顾虑，可恣意纵情、积极响应。即使是一夜之情，彼此都不用担负或因日后女子变心和男子被拒绝而引起名誉受损的尴尬。总而言之，日本人离不开这样一层掩饰的面纱。

在人情的世界里，负上责任和自我约束以至预设下台阶，成为日本人分别尊卑序列等级的表现。日本的旧习俗，一家人入浴有其次序，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女眷却倒过来从小到大，最后是家姑，然后是妻子本人，再然后才或会轮到家里最下等的女佣人。男佣人更被完全排斥在外。总之不能僭越。近代社会虽这一类的自律趋向宽容，但仍隐然男尊女卑。臣不可占君先，父不能居女后。家里人平时虽轮流入浴，也不时一同洗澡，袒赤裸裸女眷的身体被家人看见也不在乎。这毋宁是日本家庭内天伦的一部分。这些风俗当然与汉族文化回异。对肉体细致的维护、敬意和享受主义是否与日本文化深层的意识有关连，志轩尽管认为自己已是大半个日本通，还是未敢遽下断语。

可是，在这一切礼仪尊卑的价值观念之上，日本人还有走向极端偏激的一面。他们对恩怨情仇要迫切地在现世解决，因而不大相信所谓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天理循环或前世来生。他们也可以将极爱演译为极恨，而从中取得人情义理的合理性。志轩婚后的一段日子，已慢慢地觉察到，缺乏某种程度的共同文化基础，是他们夫妻间疏离的真正原因。而更甚的是，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某些价值观念，简直是南辕北辙、毫无共同调和的可能。再加上近代一场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两民族之间的殊死战争尚血痕班驳、记忆犹新，又志轩和久美子之间彼此由于年龄差距导致缺乏感情的共融，这中间决定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久美子不再提早起床为志轩上班而张罗。她也不

再等候丈夫回来为他准备晚膳。她更先于志轩入浴，先于志轩就寝。言语间也慢慢地缺乏应有的尊敬称呼和谦恭态度。她年纪比较志轩小，这十年以上的年龄差别原可以是稳定夫妻关系的利点，现在由于她自恃年轻而任性，反变成无比的讽刺。她最关心的是广浩，其次就是她父亲幸雄和母亲良子。甚至她娘家的佣人们，恐怕在她心目中所占的地位还要比志轩为高。她又有一群手帕交，其中尤以真由纪与她最亲昵，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她就差点儿没有完全放弃志轩。日本人对敌人最大的鄙视，就是无视他的存在。她已到达这样一个危险的边缘而不自知。不知道打从什么时候开始，久美子更杜绝与志轩的身体接触，遑论夫妇伦常之好。对志轩来说，这是最沉重的蔑视和打击。

志轩在这样一种「群敌环视」的目光下，随着岁月的流转，慢慢地变得抑郁和沉默起来。在大学课堂上，他对东亚的比较文化、文学及宗教可以高谈阔论，娓娓道来很是中听。表面上他应该是最能够妥善处理中日文化差异的典范。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它既不容于岳父幸雄，又被妻子久美子冷落，与儿子广浩、也碍于他们父女俩，加上被岳母良子霸占了广浩的时间空间，而很难和他充份地亲子式地愉快沟通。他原想要久美子学中国语。这个尝试失败之后，他又希望广浩学中国语，这也遭到阻挠而计划无疾而终。在家里他只能与妻儿以日语沟通，一切依从日本，从思想、行为、语言、举止以至里里外外，包括饮食和衣着的风俗习惯。他身在日本，自然这是一个强势的文化体系横行于前；志轩可以做的，或是和它全部融合、或是与它隔绝疏离，难取中庸之道。志轩慢慢地晚上宁可在外流连，像一般日本男人一样，与朋友喝酒聊天，打发工余时间；就是不欲早早归家。

这天晚上，志轩例外地较早返家。而照例地，久美子并没有为他准备夜饭。事实上他也不曾致电久美子说明自己的行踪去向。久美子意外地尚未就寝，正在梳妆台前卸妆。志轩拖着疲倦的身躯，带着酒意登上玄关，一边脱掉鞋子、上衣和领带，一边走进客厅。他和久美子打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早就分房而睡。志轩见到久美子的房门尚未关上，还透着灯光。作为妻子的她，就是故意无视丈夫归家，不打招呼致意。这在日本，是起码的礼仪。而妻子对丈夫表示最轻蔑的态度，就是无视对方的存在，故意予以忽略。志轩在醉中感到失落及羞愧，为了未能得到妻子起码的尊敬而觉得耻辱。他踱到厨房，那儿当然已收拾得干净，但一如所料全然没有为他预留晚膳的迹象。他开了水龙头，自斟一杯自来水喝下。志轩心想，她知道他喜欢喝新泻出产的麦茶之后，麦茶就消失。她知道他喜欢喝秋田出产的味噌之后，味噌就绝迹。他转到浴室去一看，也没有替他准备入浴的安排。志轩想着自己作为丈夫，受到不合理的冷待，心内就一团火，感到忍无可忍。这种长期持续的、折磨人的夫妻之间的对峙和冷战，好象前途茫茫远在海角天涯，不知何时可到尽头。

志轩有点气冲冲地走到久美子的房门前，从门缝中窥探进去，可望见久美子的侧影。她仅松松地披着浴泡，晶莹的肉体和优美的曲线隐约可见。久美子毕竟还只二十六岁的年纪。志轩借着酒意，推门走进去，双手从后搂抱久美子。不想她竟暴怒起来：「干什么呀你？讨厌！满身酒气，不要碰我嘛！」她厌恶地挣扎着，语气僵硬地叫嚷起来。她寒着脸一派冷漠，左闪右避要摆脱志轩的纠缠。志轩今天晚上喝花酒，已蹙足了某种积累在肉体内的挫折感，现在反正已撕破了脸面，借着在酒精的驱使下，他要率性而为。志轩越发把她抱紧，久美子就越发挣扎要摆脱他。她站起来意图突围而出，却被他推到墙边上。志轩一手抄起久美子

的浴袍下摆，向上探索到她的大腿之间。她挣扎益发激烈，反遭到更强力的反制和苛待。志轩咆哮着道：「为什么讨厌我？妻子不尽妻子的责任，什么道理？有什么好躲避的？你要讨厌我到什么时候？」一面自己扯脱衬衣，一面向久美子索吻，并撩开她的浴袍，迹近强暴。双方差不多要撕打起来。志轩猛然抬起久美子的一条大腿，推她倒向床上，单手把她双手抓住定在她头顶，另单手要脱下自己的裤子。久美子最终敌不过志轩的强横。她显然地不想让隔壁房间内已入睡的广浩被吵醒。待他终于得偿所愿停顿下来后，她惟感到双腿间近乎撕裂的痛楚，那流溢的体液说不定混和自己的血液和丈夫的精液。她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流满脸庞。她蜷伏着掩面埋首在枕上抽泣，心下惶然无告，发誓此后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志轩有点清醒过来，也在暗自悔改，一时之间找不到适当的言语作下台阶，有点手足无措。猛然回头，竟发现广浩就站在门外。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惊醒，下床跑到母亲的门前，惊慌地目睹一切，显然也感到手足无措，呆立当场。

就在父子目光相接的瞬间，广浩猛然大喊并哭叫出来：「妈妈！妈妈！」然后转头向志轩怒叫：「停止呀！停止呀！你要做什么呀？你要做什么呀？」志轩像突然面对一头暴怒的小虎，几乎要不认识这个还只八、九岁的自己的儿子了。在这凝固的、森冷的低气压中，简直像是山雨欲来的暴风雨前夕。志轩的耳内轰鸣，回响着广浩还稚嫩的童音，感到无地自容，如天旋地转，脚下踩在棉絮上一样软绵绵很不踏实。那灯光似乎闪烁不定，头脑嗡嗡地像远处有人在无声呐喊。志轩爬起身来离开久美子，仓皇地逃跑似的狼狈地回到自己的卧室。这一夜真是难忘的、羞耻的一夜。

志轩此后一段颇长的时间内不能面对久美子和广浩。家庭已濒临破碎的边缘。夫妻间再无肌肤的相亲。父子间再无眼神的接触。当晚广浩从惊恐到恨毒的表情，当晚久美子泪流披面无声抽泣的神态，此后间歇地仍会浮现在志轩的眼前。他是绝对做错了。

然而，到底志轩还是不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那天晚上的事，按理岳父和岳母应会很快就知道。他无法想象中田家怎样藉此良机，对他进行怎样的报复和惩罚。志轩离家在外短暂住了一段日子。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此后不论是幸雄或良子，甚至久美子或广浩，都默然接受这发生过的事实，都隐忍不发，没有任何行动。志轩只是和他们的关系跌到谷底、且感情跌到冰点：彼此把怨恨和敌视都深埋在心，就是不再提起。他当时不知道，自那晚以后，从此他再也不敢、也不能、且事实上也再没有，与久美子有肉体上的交媾，就像双方都活着做鳏夫寡妇。而直至很久以后，他才蓦然觉悟，也是自那晚以后，广浩再也不曾叫他一声父亲。他更加永远不会知道，幸雄为广浩详述日本人世代相传的「四十七侍」的故事，介绍他们为了替君主复仇，义理坚定、集体切腹、为永世垂范的道德高风：为了洗雪耻辱，他们不惜抛妻、弃子、弑父，以维护自己忠义的名声。而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在法律之外还有更高尚的情操，可以通过更决绝的方法去了断。孝道有时要求把父亲视为陌路人。这就是日本人的菊与刀，要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忠肝义胆的范畴之下；为名誉留芳，尽一己的责任义务以报答世人知遇、认同和谅解的亮丽的节义。日本人举家集体自杀、男女自杀殉情、或下层干部为保护上级领导而自杀殉职之事固然屡见不鲜，大义灭亲的行为也偶有所闻。志轩对日本人的这种精神境界将永远无法进入，恐怕终其一生也将不甚了了。

##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莽莽神州，破碎山河，几许回首。扶桑东蹙，倭寇西侵，阴山北割，唐埠南焚，问我辈知耻否？问我辈发愤否？

萃萃群秀，磋跎岁月，为何伤心。坐守残经，闲消稗史，漫述国文，空谈科学，与他族争胜乎？与他族竞存乎？

一九八六年

这一年的四月樱花时节，广浩已念小学四年级。久美子约了真由纪，带上广浩，到新宿御苑看樱花。好花好天气，出来看花的人像漫山遍野，妇女竞试新妆，男子载歌载舞，仿佛中国汉唐盛时的洛阳长安。「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儿连袂行。唱尽新词欢相见，红霞映树鹧鸪鸣。」这样一种新意，在日本的俳歌里屡见不鲜，叹咏这日出之国，在春天到时的升平绮丽。久美子和真由纪两人只顾说话，好象说话还比看樱花要紧。广浩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母亲与自己出游、拉上真由纪的三人行的场合，小小年纪已懂得悠然地自己走自己的路；近年来原本就木讷的他，现在更不轻易开口与人搭讪。

这天早上出门前，真由纪大清早就来到久美子他们家里。志轩已早早上班。她们俩人开衣箱，检视着不下十袭品级很高的和服，是久美子为女儿时他父亲幸雄做给她的，至今如新。和服是可以在衣箱里一世，而取出来穿时仍是新的。久美子反复检视着一袭她最喜爱的和服，上面绣着金线凤凰和云头，是她嫁给志轩做新娘时穿用的。虽然她对与志轩这段婚姻早就心如槁木死灰，但这与出嫁时父亲赠衣的珍重心事无关。久美子和真由纪平时都穿西装衫裙的洋服，有事则穿和服。这天二人为了去赏樱花，都要和服在身。和服是清丽在外面，而冶艳在里面，穿的时候裸露着，贴肉只穿白色软缎的浴衣裹紧身体，外面一层一层穿上，穿的时候与脱的时候特别有女体的清香。一般是母女互相合作帮忙，更多的是闺中密友一块，可以在落地的镜子前面互相亲昵地照应。从赤身露体到盛装打扮完成，往往得花上一两个小时的功夫。那衬衣里边的是桃红的颜色，外穿金绣银织的襦袢，广袖大带，如此一层一层穿上，都是女心的喜悦和陶醉。久美子对真由纪的登堂入室，慢慢地萌生出一种亲密甜腻的情愫，觉得有依傍，但没有男体的潜在侵略性。真由纪从中学时候起，早就与同性同学较亲近，就中与久美子谈得最为投契。日本女子对于现代的洋服，都有一种亲近。这是由于它解放了女性对身体的束缚，但她们同时对于传统的和服还保留有一种尊敬的谦虚。久美子穿西装衫裙也是好看的，难得的是真由纪在旁羡慕的温柔、关顾的目光和动情的触抚，多少填补了她对志轩的欲求不满。这几年来，久美子已迹近完全放弃了志轩，只心思寄托在娘家和广浩，与及眼前的手帕交身上。樱花飘落时悄无声息，举目但见花落花飞花满天，这红消香断，在日本人的襟怀中，无宁是悲剧的、激情的、而且是短暂轰烈的。他们惟争取在这十天八天之内，尽情欣赏樱花落尽前的灿烂。日本的民谣，有一首咏樱花的：「樱花樱花，在这青空下开遍，究竟随春天归去

后，残花剩影向谁去？」日本人在哀愁的情绪下，彼此为赏花而踏歌饮酒跳舞，这就是大和民族、天照大神之国的矛盾统一。不知道志轩为何情愿，在隔世月老浩渺的一线牵引下来到这异国，既与久美子结为夫妇，却忍心束手让家庭逐渐支离破碎，放弃这段半生的姻缘。这中间当然有真由纪的从中作梗，但与志轩采取简单的方法，逃避现实不敢面对亦不无关系。

这之后又是五月鲤帜飘扬的男童节日。而这也是一年一度日本全国小学校剑道大赛决赛的日子。广浩这几年来在外祖父幸雄的熏陶下，剑道的技艺大有进步，代表学校参加决赛。久美子和真由纪都盛装出席这活动。在五月和煦的日照底下，真由纪穿著初夏浅白色的衫裙，搽的手指甲与足趾甲都是桃红色，脚下是透孔的半高跟鞋，颜色与胸前的饰物相配合。眼皮浅浅的烟蓝，是时新的化妆。她脸上薄薄敷有香粉，短发齐耳在额上斜掠而过，甚有男子的英气。她亦身材相当高挑，外罩绒线衫敞着襟，潇洒中露出沉甸甸丰满的乳房的线条。她一手挽着久美子，态度亲密、言谈甚欢。她们双双坐在家长席上观看比赛。广浩在场中与对手正进行热身。

「看来他还是赶不来的了。可惜呀。」真由纪以探问的口气，在久美子耳边轻声说道。她当然说的是志轩。这比赛严格要求双亲一同出席，以示参赛者对大赛的重视。当真由纪对久美子提到这个「他」的时候，她往往语气中故意地带有敌意和怜惜，还有就是脸上来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

「别提起他了。这阵子差不多没有和他谈过几句话。」久美子淡然地响应，是全然的漠不关心，哀莫大于心死一般的无感觉。

「是吗？怪可怜的呀！」真由纪伸手到久美子的鬓边，轻掠她的头发。她为了表示安慰、轻轻地慢慢地重复抚扫着久美子的背部。久美子默然，不置可否。广浩在场中与对手已展开比赛，激烈的重剑的撞击声，在场馆四周回响，「托托托」一叠连声，进退间自有其威严和尚武的精进奋发。

广浩透过眼前沉重的头盔面罩，在间不容发的格斗中，突然在对手的身后看到入口处志轩满头大汗地匆匆赶来。这边厢，久美子和真由纪差不多也同时发现志轩的出现，略显出惊讶的神色。真由纪稍感讨厌和妒嫉，紧握着久美子的手。只见志轩四处张望，显然是在找寻久美子她们，也同时要找寻适当的席位坐下。

广浩既期望父亲的到来，又有点不大愿意有他在场。这矛盾的心情多少年来都如此。说到底，他是介意这个父亲不是外祖父所经常强调的「纯血」。广浩思绪飞转的同时，眼神变得凝固呆滞而且黯淡下来。由于分心，被对手连番追击，节节败退。虽然他奋起抵抗，最后还是不慎被对方一剑重重地击在头盔上。裁判判决对手取胜。广浩摘下头盔，一脸失望，回头惆怅地望向观众席上的母亲，欲言又止。他瞬间的反应，是把失败的懊恼，全都怪罪到志轩竟在这最不恰当的关键时刻出现。来了不若不来也罢。

志轩不知道，为了参加这剑道大赛，广浩付出过多少决志、苦练和血汗。这也是他早前向外祖父的承诺，而老师也给予他很大的信心，认为他极有机会夺得全国少年组的冠军。日本少年学习剑道、或柔道、或棒球，是对精神及肉体两

方面的高度磨炼，要求集中力的培养及刻苦的坚持，尤以忠诚为圭臬，藉此激发日本男子继承武士道精神。广浩自小深受外祖父母及母亲的溺爱，但在从童年时代蜕变为少年的过程中，是一个培养责任感、纪律、忍耐和承担的体力发展和脑力成长的时期，通过剑道的军旅式的苛刻训练，使少年人逐步接受束缚，要求他们严格地循规蹈矩，通过节制欲望来建立坚强的意志。因此，日本的青少年对名誉、荣辱及成败特别敏感和介意。在学校之间的全国性竞技，最高荣誉就是剑道、柔道和棒球，令举国趋之若鹜，甚至成年人也还会对自己母校在这方面的表现关心，并以母校持续的卓越成绩为荣。因为日本人自感永远属于这个或那个集体，并以这个或那个集体的优劣表现投射到自身，从而确定自我存在的价值。

可惜志轩不了解自己儿子在这方面的深切期盼，没来由的迟到约半小时、并不觉间竟因此影响了广浩的集中力而招致失败。这番挫折，在广浩的心中终其一生不能磨灭。这记恨甚或更先于幸雄长期以来的教唆 --- 毕竟父子之间的亲情血浓于水。「如果可以重头再来一次！」志轩在若干年后午夜梦回时，会否蓦然警悟或未可知。只是事过境迁之后才懂得追悔，岂不一切都已经太迟？他是回不去当年的情景，为此只能抱憾一生。就像当年志轩怨恨他父亲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女远走高飞，此恨绵绵没有尽期，而且永远无法弥补。

另一方面，真由纪算不算得上「乘虚而入」，志轩当时也心下茫然，木肤肤地无感觉。久美子从小就受到家庭的极度呵护，且从不曾到社会上工作谋事，于人世的事情只一知半解，心内始终不曾摆脱要接受哄逗、纵容及对爱抚沉溺的渴求。真由纪刚好填满了这个亦父亦母亦至亲的角色。这种关系的期盼，由于从志轩身上取不到应有的满足，久美子慢慢地发展到接受真由纪亲昵的肉体上的爱怜，但这毕竟有异于一般人错误地认为的所谓女子同性之间的恋慕。这刻两人在竞技场的一角，努力地安慰着广浩。志轩在旁显得笨拙。最后志轩终能与广浩对视时，志轩欲伸手轻拍广浩的肩头表示安慰，但广浩退缩躲避。那倔强的眼神，事实上极像志轩少年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为表示对儿子的抚慰和开解，表现往来得比旁人笨拙，甚至有反效果。这种亲人间的感情矛盾，由于广浩对志轩的介意和憎厌，简直像深渊一样，双方无法逾越。整个比赛场地沸腾着人声，各参赛者、旁观者、主办团体、传媒采访、咪高峰以至电视镁光灯的强烈照射，反映出数百人一堆堆围聚兴奋地互相祝贺、拥抱、拍照、取笑而喧腾一片，惟见志轩孤独地立在当场，孤清一人，难以介入广浩和母亲及真由纪这三人组。志轩感到非常惆怅。他只能再一次退缩到自己的小圈子，在大学的氛围中，借着研究和讲学，消磨意志、打发时间。

这次剑道比赛意外地落败之后，广浩反而从外祖父那儿得到成年人对少年应有的安慰和开导。幸雄说：「所谓强者，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性格的坚强，有时候要在反抗中反映出来，有时候也可以在妥协中反映出来。暂时的妥协，是为了最终的反抗。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在追求胜利的渴求暂时不能满足的时候，还有当成败在与义理和纪律的准则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如果迷恋个人的欲望和渴求而不懂得节制，那才是真正的弱者。」广浩对此虽不甚了了，但感念幸雄的关怀，最终虽接受这失败的现实，还是对这意外的打击难以释然于怀。

幸雄这么多年来顽强地处心积累，要使仇恨的种子在广浩的心中发芽滋长，是为了达到争取外孙、离间女婿而采取的隐忍坚持、引而不发的策略。在他的心

目中，这是强者的表现，是复仇的道路。换言之，这是恢复自己的尊严和洗雪耻辱的方式。这中间是否牺牲了广浩应有的父爱，又或者是否志轩处事毕竟太鲁莽幼稚，甚至愚钝可怜，令幸雄有机可乘？隔着几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这可叹复可哀的恩怨情仇纠缠得不可理喻，只能一切都尽在无言的孤愤中。

##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骨肉在远道，此去何所依。几行归塞雁，念尔独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迟。托身可得所，千载不相违。

一九八七年

久美子婚后留恋娘家，常带着广浩、约上手帕交真由纪出游，冷落志轩。她更慢慢地患上洁癖，逐渐发展成自恋及性冷感，讨厌和志轩那怕是偶尔的身体接触，但却享受和真由纪共同沐浴。这原是日本日常洗澡和泡温泉的文化风俗的一部分，但她们俩人似乎亲密得有点过份，十分享受这种细致的互相欣赏对方裸体的情趣，并在互相为对方洁净的过程中，放开怀抱以求解脱日间尘世的烦嚣。她们到不少名胜地方游山玩水，特别是在广浩年纪渐长变得较为自立，与及校内活动变得频繁之后。外祖父幸雄在周末期间又经常带上广浩因着学习剑道到处跑，因此久美子更无视志轩的存在，与真由纪亲昵。这种夫妻之间的疏离有多少是与妻子和真由纪的同性恋倾向有关，志轩简直摸不着头脑。他们又彼此生活习惯不同，志轩忍受不了家中冷冰冰的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因此家庭关系日渐恶化。志轩情感无寄，且欲望未能得到满足，逐渐涉足风月场所，从偶有冶游逐渐发展成为惯习。

这天早上志轩起来上班，由于夫妻俩早已分房而睡多年，久美子在另一间卧室还在沉睡、尚未起床。志轩对于久美子任性骄横，未能克尽作为妻子的妇道，一直耿耿于怀。他到厨房为自己准备简单的早餐，一片落寞，无情无绪。餐桌上有一张久美子给他的便条，上面写着：「今天晚上八时到高尾山接广浩离开宿营返家。」毫不亲切，甚至没有起码的礼貌 --- 没有上款和下款。志轩看后，摇着头把字条撕碎，揉起掉进垃圾桶里。

志轩实在对广浩有期待。不管怎样，他是他的亲生儿子。这孩子有点聪明，学习也勤奋，可惜在他和久美子与幸雄之间，广浩和他不亲，却和母亲及外祖父更为亲近。志轩侨居日本，自己一方处于这样一种文化上压倒性的劣势之下，对于广浩而言，他能够较深刻地接触了解自己父亲的机会真是极少。志轩希望这天晚上或许能够和广浩有一点沟通。最近父子俩单独相处的机会真是稀罕得可怜。

志轩到得高尾山脚，天早已昏暗下来。从市区一直坐国铁高尾线向西走，约九十分钟的车程，磨磨蹭蹭的，毕竟还是赶到了。从山脚还要换登山的缆车上山。志轩这样地匆匆赶着路，在微雨中沿着山径向营地走去。眼镜上有水积，又看路不清楚，在灯光较暗的转角处，志轩一时不慎走偏了，急忙之间脚下一滑，踩到山路深陷的沟渠边上，着实地跌了一跤。待他吃力地爬起身时，发觉脚踝剧痛，显然是扭伤了韧带什么的。志轩痛苦地挣扎着要站起，却受不了痛楚重又蹲下来，额头冒出豆大的冷汗，良久才能够忍着疼痛，一拐一拐地往前走。这真是事出意外。到得营地时，家长们都已分别领回自己的孩子，高高兴兴地下山往回



走。广浩走在前面，默然一语不发。广浩心想，干嘛父亲老是迟到。类似这种场合，广浩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的期待，总是介意其它同学们没能见到他的父亲。但他却又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的障碍，介意这样一个中国人的父亲，从小时候就因为这样与其它同学有疏离。其它孩子们都蹦蹦跳跳，十分欢乐，互相告别，跟随家长们走远。志轩这才一拐一拐地赶到。这时雨势变得渐大。喧闹声及人流逐渐散去后，志轩由于步履蹒跚，和广浩老远地落在人群的后面。志轩替广浩拿着沉重的背囊，另一手撑着雨伞，一拐一拐地在后面跟随着广浩。广浩走得太快了，志轩两次三番地欲要呼叫，要儿子慢下来等着，让他好跟上，但到底还是忍耐着。这父子之间的僵持，最近几年慢慢地有点变本加厉。广浩似乎有点感觉到志轩是不是脚受伤了走不快，但还是倔强地紧咬嘴唇默默地往前走，不闻不问。隔一阵子，他才停步侧头等候，待志轩快要走近，又开步先行，一路返回缆车站乘车下山。在昏暗的路灯下，父子两人一个气喘吁吁，一个无故生气。广浩既不伸手扶志轩，也不询问志轩足伤的情况和为什么裤管都撕裂了、怎样地摔了这一跤？如果在路边上，广浩遇到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伤了足踝而如斯痛苦，他是绝不会不照顾他人的。可是正因为他是他的父亲，亲人反而变成自己怨恨和无情地冷酷对待的对象。在他还稚弱的心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这种亲仇混淆交集起来的复杂感情，真是难以说得明白。

两人这样下山，然后转乘轻轨电车一路往回走，双方在车厢内仍大部分时间默然对坐，眼神视线鲜有接触。这样一直到他们返抵家门。唯一不同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广浩已把背囊接过来自己背着，减轻了父亲拐着走路的痛楚。志轩撕裂了的一条裤管，下半截的血迹斑斑驳驳。看来这下他伤得实在不轻。

家里，久美子已为儿子准备好热食和洗濯浴巾用具等对象。广浩与久美子滔滔不绝，谈论在这几天宿营中的各种趣事和琐事。志轩被撂在一旁。久美子对志轩的足伤只冷淡地对待，皱眉问道：「干什么那样不小心呢？真拿你没办法。」

志轩心情沉重，一颗心一直跌到谷底。这家再也呆不下去了。家不成家，因为缺少了温暖。尤有甚者，是志轩在自己的家找不到作为一家之主、作为父亲和丈夫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他有被人无视、忽略和遗弃之感。志轩悲哀地想着，我可以一手把这个家建立起来，大不了也可以一手把这个家亲手毁掉！这天晚上待广浩进房睡下之后，志轩终于忍不住向久美子大发脾气。他再也忍无可忍。足踝部分的剧痛或许是一个原因吧，他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他跑进久美子的卧室，呼然地把房门关上，埋怨久美子不懂管教孩子，经常返回娘家，导致他和广浩父子关系疏远；又埋怨久美子不懂做家务，没有尽作为妻子应负的责任。久美子反唇相稽，责怪志轩不把这个家当做家，经常早出晚归，即使在家里也闷声不响。「不知道你怎样做父亲做丈夫！看来你除非真个跛了走不动，要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呆在家里！」久美子自顾自地在梳妆台前梳头卸妆，有一句没一句地指责志轩的不是。志轩于这种对骂本就不善于辞令，后来久美子甚至说到：「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晚上都泡在什么地方！」他简直愈发感到气愤。眼前这个妻子是冷酷无情的了，对自己是已无一丝一毫的爱意的了。总不成再次以暴力对待她。他原打算一巴掌打过去，举起的手停在半空中最后硬是强忍着放垂下来。久美子凛然无惧，没有闪避的打算。志轩那次对久美子的性暴力之后造成的创伤，显然永远没法弥补过来。他憎恨自己竟无端堕进这种不堪的局面。

爱情、婚姻、家庭的失败，使他感到自己像是一条无家可归的惶惶街犬，就像刚才在昏暗的山头失足时的孤单失落一样。撕破断裂的、支离破碎的、甚至千疮百孔的感情，早已是一个包袱、一个负累。不要也吧！志轩这样思前想后，当天晚上渡过了一个无眠之夜，心内已慢慢地有了冷绝的决定。

志轩次日看医生，证实足踝严重骨折。此后的三个月，他都要用拐杖走路，而且每周要更换石膏固定骨折的位置，让它慢慢复原。这几个月，也是志轩和久美子陷入冷战谷底的漫长岁月。志轩提出要久美子每天早晨开车送他到火车站，她断然拒绝了。她说：「这十年来，什么时候我做过这等事情了？家里从来都不要我做什么！」她说的家，是她自己原来的家，是她的娘家。志轩哀莫大于心死。她是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个家当是她自己的家！每天从家门一拐一拐地走到火车站，每一步痛苦的足印，都重重地敲击着志轩的心弦。这路途是如许凄凉，他是彻底的感到绝望了。

一天晚上，志轩饭后无事，踱到广浩的卧室，随手查看广浩在桌上的功课。桌上有一篇未完成的作业。不想广浩突然走进来，抢走他在翻看的作业，并不停地叫道：「干什么嘛？为什么看我的东西？走开！讨厌！为什么你不消失掉呀？为什么要在我这里呀？」志轩没想到儿子竟会如此歇斯底里。少年人往往有自己的私隐。志轩怒不可遏，回骂他：「为什么我不能看你的东西？你把我看作是你的什么人？为什么没有礼貌？回答我！谁给你这个家？回答我！我还算不算是你的父亲？马上道歉认错！」广浩激烈地响应着，高叫道：「不是！你不是我的父亲！我没有一个支那人的父亲！为什么你不消失掉呀？为什么要在我这里呀？马鹿野郎！」志轩被刺激得暴怒起来，与广浩纠缠着，弄翻了桌上的茶杯，沾湿了广浩的作业，杯子更掉在地上打碎了。双方动起粗来，互相推撞扭打在一起，双双跌倒在地上。志轩的脚伤还未十分痊愈，登时感到万分痛楚，愤怒之下，一巴掌打在广浩的脸上，清脆有声。这巴掌大出广浩的意料之外，整个房子的空气登时凝固起来，广浩惊恐交集，心内既痛恨又眼神怨毒，但终于不敢还手，眼泪簌簌地掉下来。这时久美子已站在门外，面色苍白，一言不发，手上还拿着正在整理的换洗衣服。她断然地向广浩说：「打电话给公公！我们走！」广浩站起身，跨过志轩身上离开。志轩还跌坐在地上气喘吁吁地生气，大声向他们呼喝咆哮：「走！走！都不要回来！」

久美子和广浩匆匆离开，大门「呼」一声关上，屋内突然变得死寂。志轩从愤怒到悲哀，终至不可抑制。他的面部肌肉扭曲在一块，泪水大滴地淌下来。他把脸面深深地掩埋在两手和两膝之间，凄厉地抽泣不可遏止。他真是肝肠寸断，一颗心像被久美子和广浩狠狠地践踏在脚下，踩得粉碎。他的一颗心绝望地、彻底地被摧毁掉了。

###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还在别离中。谁知恩断爱绝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 一九九零年

尽管志轩不情愿承认这段延续了十二、三年的婚姻是一场彻底的失败经历，事实上，离婚以后的一段日子，他是在恍惚和惆怅的低落情绪中渡过的。回想起多年来与久美子的冷战，和广浩的磕碰，以至对幸雄的仇讎，真不知从何说起。那天在律师楼，眼看着久美子冷艳凄绝义无反顾，他才恍然悟到，女性以离婚为开端，可以生气勃勃地重新开拓新的人生，而男人反倒似乎是一种纤弱而可怜的动物。男人将永远难以理解女人那种以「再也看不出与你共同生活下去有什么意义」为借口而决意离婚的冷漠态度。要先分居后离婚这个说法，没错是志轩先开腔，但近半年来急转直下，反倒让久美子，以至幸雄和良子，都好像反客为主似地屡占先机，最后倒显得是她和她的双亲经过多少年来苦心孤诣地深谋远虑，终于得遂本愿的结果似的。此中胜负只有天知。志轩不欲深究，事实上也不容许他理智地去冷静地找出答案。越是不欲承认、不敢面对，客观上越是证明他心虚、失败，以至于惶恐不安。他开始偶尔失眠及变得神经衰弱，有时甚至要靠酒精和烟雾来麻醉自己，又或者在酒场流连恋栈，以至在脂粉丛中埋没自我。

经过一年多的分居生活后，那天志轩到幸雄家找久美子，双方在客厅内对坐。志轩淡然地说：「离婚吧。我早已忍受够了。这是一个错误。说出你的条件好了。」久美子垂首不语，良久之后才微微颌首，表面上仍是一片冷漠，但嘴角露出一丝胜利者的轻蔑神情。花园内，幸雄和广浩在谈笑，一老一少显得十分投契。志轩从客厅的落地玻璃望出去，可遥远地见到他们俩，但听不到他们在谈些什么。志轩凄然回首，欲哭无泪之余，唯有悲哀地苦笑而已。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的，有志轩早已见惯的武士刀和幸雄穿上皇军军服的旧照片，与一大批幸雄在社会上各种成功的标志和身份的象征。

经过又近大半年的周折，最后他们再一次碰面，已经是在律师事务所，办理离婚手续。律师逐一把条件读出。世田谷区的公寓房子归久美子所有，志轩要实时搬出。志轩要每月缴付赡养费予久美子，要负责广浩的教育费，直到大学毕业为止。广浩的抚养权归久美子所有。志轩与中田家的关系全部断绝，志轩无权过问任何中田家族的产业和财富。双方在报章上刊登声明，要公告天下、划清界线。广浩成年后可选择改从母姓。志轩木无表情地听着，默然无语。

久美子那天打扮得十分美艳。她穿上西式的套装衣裙，神采飞扬。她还三十岁不到。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她有冲出樊笼的感觉，对眼前这个和她居住在同一屋檐下那么多年的男人有点不屑一顾。久美子签署完毕，也不等志轩，就马上起身，心平气和地与律师握手，然后翩然离开。她一扭身站起来。袅袅婷婷

地款摆着腰臀走远，无视志轩的存在。她知道志轩在追踪着她的背影。她知道志轩心底对她仍满怀着愤怒。她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她因此有着无比痛快的感觉。

在律师事务所的商业大楼的门前，中田家的豪华轿车老早已在等着。志轩踱到窗前往下望，刚好看到久美子步出。幸雄与广浩及良子都在等候久美子。司机下车开门，他们鱼贯地钻进车厢内，然后车子开走绝尘而去。志轩仍旧返回座位，继续和律师静静地处理文件和签署各种相关的协议书。

志轩如今已四十出头，落得了然一身，真非始料所及。这一两年下来，他自感好象一下子老了很多。「梦如柳絮飞无定，愁似芭蕉卷未舒。」人生就是这样。错过了的，会得追悔。如今志轩有一种凄惶之感，「孤灯独守长寂寥，夫忆妻兮父忆儿。」但他不认为离婚是他做错了。

志轩有好友横田俊彦在杂志社做事。由于俊彦会得偶尔找志轩写稿的关系，彼此话多投机。近月来志轩和他出入酒场买醉的场合较为频繁，因为志轩着实需要找人倾诉。这天晚上，已不知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巡回着在银座、赤阪以至六本木等地流连转悠了。最后来到这家在筑地的小酒吧，是俊彦一年到头顶多来三、四次的店子。不知道是否职业的关系，「妈妈生」倒还眼尖，一眼就认出是俊彦。夜已深，这天晚上又不是周末，店内没有几个客人。闲坐着的几个时髦的「艺妓」小姐都围拢上来相陪。志轩和俊彦两人都已经有点不胜酒力，在醉意浓稠中释放着精神上的枷锁，少不免放浪形骸，从日间的一个极端走向夜半的另一个极端。

话匣子打开后，妈妈生知道志轩刚离了婚，举一返三地陪笑着，「噢呀！离婚了吗，先生？恢复了自由不是很好吗？喝酒吧。请！」所谓「水商卖」的酒吧女郎，永远是抚平男子们心头块垒的药方。身边的几个女人就都是志轩暂时的解慰。虽然病患的他和提供解药的她们大概都知道，这是心病。到酒吧来的男人是长期性灵上的「心律不正」或「肢体不全」，他们都是要不断反复到来就诊的病人。几个女人围坐在志轩和俊彦身边，调笑闹酒，半认真半玩笑，互相调侃戏弄，上下其手。志轩狂歌当哭，喝酒取乐，抽烟解闷，和俊彦有一搭没一搭地、断断续续地互相安慰、互相劝勉与及互相肯定。

「男人总是渴望成为他所爱的女人的第一个男人。而女人则总是希望能够成为她的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在山本让二激昂清越的演歌：「长途跋涉一人旅」的歌声中，志轩软弱地和俊彦争辩着，求证于身旁这几个刚相识还不到一个小时、又陌生又颇感亲近的女人。是的，在爱的方式上，男女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志轩朦胧中还在眷恋着对久美子肉体的记忆。能在男人记忆中留下长久印象的，是女性的胴体和反应。他在久美子身上得到的快感，不论是初段的两情缱绻、还是后期的虐待倾向，不仅局限于肉体上，更多的是源于爱恨交缠精神的领域。初期是在引导久美子、开发她的性欲，使自己真实地感到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并因而引以自豪。后期是多少渗杂着对妻子、对岳父以至对整段婚姻的反叛和欲求不满，而以欺凌性爱作为发泄的行径。可是这性爱的发泄又不是他可以轻易做到，因而心头的压抑日增。这男女之间的性爱的对决是如此残酷不仁，以至于久美子渐渐地非但不能给予他快乐和自信，反而变成是加诸于他身心之上的痛苦和煎熬的泉源；志轩自然从「爱之愈深」，次第变成「恨之愈切」。

「所谓男性，是具有强烈的性好奇和性侵略的动物。对于女人，他要通过观赏、抚摸以至进入对方身体等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性好奇和性侵略，是吧？」志轩和俊彦转到另一个话题，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争论着，自然地又让身畔的几个女人瞎起哄。在酒场工作的女人，最根本的职责，就是无条件地服膺于男性顾客的一切，无论是言语上或手足上，都给予他们最驯服、最直接的便利。这地方是男性疗伤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这些陌生的女人面前，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没有顾忌地展示和舔吮自己不忍卒睹的伤口。因为过了这个晚上，他和她们之间就会形同陌路。这种相遇，比萍水之缘更为虚无和渺茫。

志轩肆无忌惮地抚摸着软摊在他身上的两具诱人的胴体。理智上他知道自己在使坏，情欲上他放纵地让自己的手指头在丰满浑圆的地方肆无忌惮地销魂蚀骨。在强烈的快感中，男人释放出自身的激情。但与此同时，也引出类似死亡的虚脱感。这种感受愈是深刻，志轩愈是强烈地渴望将自己的精液播种一样地传递开去。这是男人对渴望传宗接代的执着，有其动物性的一面。但家庭美满、子女惬意，正是压抑男人这种动物性的良方妙药。可惜志轩在这方面由于屡遭挫折、家庭生活失败，多少与他间歇性地放纵自己、追求性行为时的激越和性行为后的虚无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早已成了嫖娼的惯犯。在哀愁的演歌回响中和在尼古丁与乙醇的刺激下，志轩惟感到柔肠百转、空虚失落，不知道情归何处。渐渐地他变得耽溺在这种带有自虐性质的伤感中。只有眼前的肉感是真实的，只有征服和释放才能够麻醉自己。婚姻的触礁，对中年男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毕竟婚姻并不只是一对相爱男女单纯在肉体上的结合。他们相互间扮演着父亲、母亲或亲朋挚友的角色，偶然间甚而各自展现出孩子般的天真和幼稚、有他们彼此之间要被溺爱惯纵的一面，因而不惮把自己内心真正的、不一定是最美的一面在对方的面前展示。如此种种，都是婚姻的组成部份。如果没有这些，更加上如果没有体谅、同情和尊重，恐怕很难期望有真正的长久的婚姻。而横梗在志轩和久美子之间的鸿沟，由于志轩过早地放弃填补它而裂痕益发深刻，终致双方互相燃尽各自的肉体和精神，彼此之间完全无法妥协、终致放任地向对方释出排斥性的憎厌，这中间有多少是人性之常、有多少是由于民族纠葛和冲突所造成，说来真是心如纷飞的繁丝乱絮，剪不断理还乱，一言难尽。任是志轩做学问时头脑怎样清醒、理性的阐释可以做到层次分明，但当局者迷，毕竟还是逃脱不了性的误区与爱的陷阱。

屈指算来，志轩东渡扶桑，到如今已二十年有余。事业和婚姻都不尽如意，其中包含着多少艰辛和奋斗。梦想与现实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而对于志轩来说，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性和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就是不能顺利而且圆满地解决这个性和爱的悲局，因而影响到他性格的形成与及对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选择。他早于多年前已由于在家庭内受到压抑及排斥，而不时在外寻找宣泄。反过来这种行为又塑造着他的品格，以至于他既缺乏自我纠正的能力和勇气，又蹉跎着岁月不敢坦然面对，经常避实就虚地不彻底、不果断，直至他最后被迫忍无可忍，到达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为止。岁月飞逝不可挽回。说得严重点，他现在是妻离子散。如果说「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又或者「结婚是恋爱的坟墓」的话，他宁可或者重头再来，寻找新的爱情以求重新自我肯定。

这天晚上好象俊彦就是这样规劝他的，要他重新上路，另找恋爱和结婚的对象。

志轩心想，或许自己真的应该重新振作起来。总要证明给久美子、广浩，甚至幸雄和良子他们看，本人没有被打倒。志轩在迷惘和清醒、感情和理智、放纵和克制之间犹豫徘徊的同时，另一个灵性的他，还是看到这个肉体的他结账后与两个酒女拖拉纠缠着离开酒吧，在清冷的街头跌跌撞撞地走向附近一间时钟酒店。俊彦目送志轩他们走远后，才孤身一人坐出租车返家。和志轩不一样，俊彦的家庭，才真正是他多年来休养生息、抚平创伤的场所。家庭是男人的避风港。俊彦对志轩这个异国友人，多少感到爱莫能助而无可奈何。